

中國當代
散文大展

1976~1980

蔡豐安·黃勁連·陳寧貴 編選

愛書人文庫

181

蔡豐安、黃勁連、陳寧貴主編

中國當代散文大展⑤

德華出版社印行

德
華
出
版



必
屬
好
書

愛書人文庫 18

中國當代散文大展⑤

蔡豐安、黃勁連、陳寧貴主編

初 版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 一 月

特價 120元

主 編	蔡豐安、黃勁連、陳寧貴
發 行 者	蔡 豐 安
出 版 者	德 華 出 版 社
登 記 證	局版台業字第零壹零肆號
印 刷 者	合 億 印 刷 有 限 公 司

總 代 理 德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 址	台北市師大路 200 號二樓
電 話	3513564 • 3519054 • 3416064
郵政劃撥	102899

米缺頁、破損、倒裝請寄回更換米

版所有權。翻印必究

目 錄

彩 羽的作品	一
余中生的作品	一三
李 男的作品	二一
吳承明的作品	二九
苦 苓的作品	四九
林 野的作品	六一
黃政忠的作品	七五

德 亮 的作品	九 一
張雪映 的作品	一〇 一
牧 尹 的作品	一二 五
謝秀宗 的作品	一四 一
杜文靖 的作品	一六 五
陳艷秋 的作品	一七 九
林央敏 的作品	一九 七
廖莫白 的作品	二一 一
柯翠芬 的作品	二二 九

彩羽的作品

彩羽：本名張恍，字恩光。湖南長沙人。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四日出生。軍校專修班八期畢業，身隨軍旅二十餘年。寫作年代甚長，十六歲時，即有作品於故鄉長沙「小春秋」晚報面世。他寫詩，寫散文，也寫文學理論，曾爲「現代派」「同仁」「詩宗社」社員，現爲「創世紀」詩社成員，國軍戰鬪文藝散文研究會研究員。著有散文集「捕虹的天梯」。詩作方面，亦與丁穎、方良、周伯乃等四人合着有「濁流溪畔」詩選。現卜居臺中市，專事寫作。

雪，一道萬里銀牌

每年，每年，時序一旦屆入嚴冬，在這寒冷的季候中，誰知我又在做着那雪之夢呢？噢，雪啊，雪。在夢裏，雪花總是紛紛飛飛的飄落着，祇是，這夢的呈現，我却不知，它究竟是在什麼地方？

默默如斯，雪積着，雪降着。

雪花，飄落在冷冽的河水中，雪花，覆蓋在綠色短髮的松枝上，雪花，到處到處，在呼喚着寒梅醒來。雪封了原野，雪壓彎了竹子們的頭。

飄零的雪，紛紛飛飛的雪，到處到處流浪的雪。

在雪中，世界總是呈現着銀樣的景色。雪，降落在大地，總是那樣白皚皚的一片，在原野上，看去，就像是，噢，一道萬里銀牌。

在冬日，在憨眠的夢裏，隱隱地，隱隱地，我彷彿聽見雪崩。在白的雪焰他，我的心，也彷彿

彿在它的影子中溶化。

昨夜吳中雪，

子猶佳興發。

萬里浮雲繞碧山，

青天中道流孤月。

孤月滄浪河漢清，

北斗錯落長庚明。

懷余對酒夜霜白，

玉床金井冰崢嶸。

• 3 •

每次，每次，尤其是冬天，當我，於古典文學中，一旦讀到詩人李白這些句子，而我的心中，即刻就有一種寒冷之感。我總是會，在有意或者無意間，一下子，即刻就想到一位像王子猶那樣的人，我總是會，懷念着故鄉，甚至懷念着雪。祇是，我自己，却無法寫下，我胸中的一些又冷又白的句子，我只隱隱聽到雪崩。

雪，那紛紛飛飛飄落的，那躺在院子裏，甚至壓在松枝上的，皚皚的白雪啊！

或許，離開家鄉一步，就是一個天涯。然而，不說別的吧，人在異地，雖雲物不殊，却始終覺得，眼前的一切景物全非。誰知島上一夢，竟會是卅餘年，每年冬天，除了在晴日中，迷迷濛濛地，遠遠見到過幾次那戴雪的山頭之外，我幾乎從來都不曾，真的邂逅，那久違久違了的雪。

我的故鄉，是在湖南長沙。我在橫渡了瀟湘，而西行若六十華里的一處山鄉之間長大，每年冬初，即有瑞雪飄飛。農家生活，秋收冬藏，每年，每年，一到臘冬歲尾，家中閒着無事，家人即帶上那蓄養的獵犬，去到山間圍狩，在白雪紛飛下，我們常用獵槍，去燃點那藍煙的雪焰！每次出狩，總是能帶回一些兔鹿，或者鮮美的山禽。

記憶裏，有時冒着大風和大雪，我獨個兒跑了出去，雖然冷得有些刺痛，連手脚都被凍得僵木起來，但唯一的，只要能看到自己的釘鞋，印在雪地上的兩行新行的脚印，倒也就覺得頗為欣然。

在田園生活中，對雪景的描繪，相傳中，我們有着一一些非常生動，却極端通俗的句子。如：

狗踩梅花，

鷄踏竹景。

這類似的句子，若以印象觀點觀之，這豈不就是活生生的，兩行生活的詩？而且是，如此富於田園風味的。

雪子打底，

準備柴和米。

如果是，一場大雪初臨，總是會在事先，天空必須降落一陣雪子。這是大風大雪的鋪路，也是大風大雪的預兆。這話的語意，係指一旦大風大雪久作，雪下久了，就恐怕一般貧苦人家，將會缺少糧食與柴薪。其實，何用準備呢？而長沙一帶地方，本來就十分富有，秋收之後，却早已柴薪充屋，五穀豐登。至今想來，祇是覺得，如此一種體認，倒是頗為深切的。

砌雪山，堆雪人，打雪仗，這些種種，而今，似乎都已經離開我很遠了，如果我能够，復歸故鄉？然而，此刻，對於「踏雪尋梅」，我倒似乎仍有像孟襄陽那種雅興。或許，我也會說：「我的詩思，是在風雪之中，或者驢子背上。」

故鄉的雪季，很長，很長，從先年十月的早雪，一直要間或地，下到第二年的清明時節。所謂「清明斷雪，穀雨斷霜。」一定要到清明止雪之後，家人才悄悄將秧稻播種。

想來，此刻，若是在北中國的原野，大地之上所呈現的景色，可能早就，像是一道萬里銀牌，而充耳可聞，那得得的馬蹄，可能早就在雪地裏鉤起銀花。

噢，雪啊，雪。飄飛的雪，皚皚的雪，我生命之源的雪，你總是常在我的夢魂之中縈繞，我真不知自己真正究竟要到幾時，才能再度見到你？

雪啊，雪。我們真是如此久違了的。

夜歸

我就歡喜這樣的夜晚。

歡喜這樣的夜晚，夜色中有星星，有月色，又有霧。大地，似乎籠罩在一種詩意的境界中。當我披着一身純白，深夜裏，打那朦朦朧朧的月色中，獨自歸來，歸途中，我的口哨兒，輕輕響澈在無邊的靜謐裏，彷彿略帶些兒神秘。村野間，幾聲尖尖的犬吠，總是，很遙遠、很遙遠地相傳着。

總是，有些菱、荷們和素馨花的香味，情幽幽地，不時從空氣中，偷偷飄送入我的鼻孔。

一路上，牽牛花們，總是默默地在吸吮着新露，而它們，總是擊着它們的那些藍色的小小的喇叭，而攀爬在我的歸途附近的那些矮籬。

好幾次，當我打深夜歸來，我却聞聽到，我家對面那個村子裏，那些客家同胞所吹出來的，那樣一種柔絲般飄蕩在月色中的，悠揚而淒惋的笛韻，這聲音，是我好些年來都不曾聽到過的。

雖然，已是深夜，我的芳鄰們，仍然有人在夜窗之前燃着燈火。鄉野之間的柏油路，雖然亦甚寬敞，可是，一到夜深，却極難遇到車輛和行人，即使是偶爾能遇到一輛機車駛過，那騎車的人，也會把車速減慢到最低限度，而側過臉來，給我打過招呼。

走着，走着，忽然一陣香馥，隨風隱隱襲來，一聞，我就知道，那是我家庭院裏，那株子蘭的香味。這花，是在若干年前，由我自己親手種植，每每，在如此的霧夜裏，不論我何時歸來，而它，總是會獨自對着那空濛濛月魂，在不斷地吐放着香息。

我就歡喜，如此藉着月夜低徊。

然而，在我的經驗裏，像這樣的夜晚，就真不知道究竟有過多少次？可是，我却總是會，將夜所給我的種種印象，默默地，永恒地，將它們全然留記在心靈。

記得，我曾在一篇題爲：「嚮往自然」的散文裏，如是寫道：

自然是我們的家鄉，

我們却對它忘懷已久！

也許，在這個世界之上，再沒有什麼東西，還能稱得上，算是一種永恒的事態？而在我的心

靈深深處，除了母愛，恐怕就祇有，這屬於自然之間的一種絕對的美。

因此，我總是歡喜，如此藉夜歸來品味着自然，體認着自然。

小時候，不論我走出家門，而返回究竟是什麼時候？但我，總是會發覺，唯有母親，她總是會，獨自掌燈默默地坐在夜窗之前，而始終等候着我。

江山萬里心！雖然，在我數十年來的人生經驗中，如此漫長的歲月裏，我始終仍保持着，像這樣一種，從鄉間深夜裏獨自夜歸的習尚，可是，像那樣一種，情深似海的親情的溫撫，又焉能再得！

我真希望，將有那麼一天，能使我突然之間，去作一次——風雪夜歸人！

燈影下

每夜，每夜，你都歡喜，在路燈之下淒迷，讓燈光從那些直立的燈柱上傾瀉下來，將你的身影一個姿態般的，投在地面。

你沐浴在光中，你覺得，這樣很好，很美，並且很詩意！於是，你把你所有的感覺，全都像光線般地，而予以一縷一縷地擠了出來。

輝燦的燈光啊！

你總是在穿刺着黑暗。

若是，在從前，在那久遠久遠的年代裏，你準會，對那些燃點路燈的人們，給出一些感謝，可是，現在？俊彩星移，時間總是匆遽而過，現在，已經是電器時代了，路燈，倒也根本不需要

用人力前去燃點，於是，你祇好，將你自己內心中的一份謝忱，全都轉致，那第一個在這裏，設計着裝置路燈的人，因為他，才使你不至再在黑暗中行走。

燈光，總是一縷一縷地，從燈柱之上傾瀉而下。

你低徊在這一列遙長的路燈之下，在這令人感到溫慰的光明中，你感到有些茫然，於是，開始從幸福而愉快的生活中一直想下去，你揣摩着人類進步的種種演變過程，你覺得你也是這浩瀚長流中的一顆沙。

漸漸地，你把你的思緒拉得更為遙遠，在燈影之下，你覺得，你彷彿邂逅了一些神話中的巨人，而他們，對你全是一些陌生的面孔，但你却要走過去與他們細心地交談，而且藉着想去瞭解他們的意願。

你彷彿看到，一羣兀鷹正在高加索的頂空旋飛，你又彷彿聽到那普羅米修斯，在那受着鷹啄之刑的山岩之上憤怒的吶喊！而同時，你也彷彿聽到一種呻吟。

忽然，一陣驚懼，你又從那兒轉向一片洪荒，你開始走進一個曠古中的恬靜的世界，在那兒，沒有暴力，祇是一片莊嚴、肅穆與和平。你在你的血液之中，你已看到了你自己的祖先，噢，燧人氏。

你開始想把某些東西扔掉，你要跟隨着他而行走。你在一片原始森林中，你看到他溫和而謙

卑地立在那裏，而樹木的蒼翠，總是在他的心中發綠，彷彿他自己，就是一個人和自然的花園，你覺得你在與他同其繁茂。

他的目光，正在朝着一株與天地俱來的參天的古木注視，並且，他側耳在細聽着一隻啄木鳥之哆哆，你從他的目光中，已經看到了火花四濺。

也許，啄木鳥之哆哆，正如過橋人的鞋聲，而這些事情，都全屬昨日的事了。而唯一的，祇有，噢，火，火，火！這才是人類光明源泉的故居。

走着，走着，你把你的感覺，全都歸結到有關人類的種種創造與發明，你覺得他們才是人類進步的根源。於是，你滿意地笑了，你夢幻般的，悄悄從自己的心路歷程中醒來。

每夜，每夜，你總是歡喜，在這些淒迷的路燈之下，走着，走着。你祇想，讓這些燈光遞給你一些光和熱，遞給你一些靈思。

然而，日子久了，你就這樣，在燈光之下受洗，你逐漸覺得，有關人類的一切，全在某些個人，他們對人類的一種愛心。同時，你也覺得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正如這些閃射的燈光，它們總是這樣地，在不斷地傾瀉而下。

六十八年三月廿六日於臺中